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遺山集卷二十三至二十五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遺山集卷二十三

金 元好問 撰

碑碣

故河南路課税所長官兼廉訪使楊公神道之碑

君諱奐字煥然姓楊氏乾之奉天人唐鄘國公之二十世孫也譜系之詳見君自叙載之先大夫墓銘兹得而

畧之曽大父楙大父超道父振是為蕭軒翁及上二世皆在野母程甞夢東南日光射其身旁一神人以筆授之已而君生蕭軒以為文明之象就為制名君甫勝衣甞信口唱歌有紫陽閣之語扣之不能答也未冠夢游紫陽閣景趣甚異後因以自號年十一丁内艱哀毁如成人日蔬食誦孝經為課人以天至稱焉又五年州倅宗室永元謂翁曰若老矣守佐重以案牘相煩闍若有佳兒姑欲試之即檄君為倉興書時調度方殷君掌出

納朱墨詳整訖歲終無主撮之誤倅愛之謂他日當有望勸之宦學師鄉先生吳榮叔指授未幾迥出倫輩賦業成即有聲場屋間不三十三赴廷試與定辛巳以遺誤下第同舍盧長卿李欽若欽用昆季惜君連蹇勸試補臺掾臺掾要津仕子慕羨而不能得者君答書曰先夫人每以作掾為諱僕無所似肖不能顯親揚名敢貽下泉之憂乎正大初朝廷一新厳政求所以改弦更張者君慨然草萬言策詣闕將上之所親謂其指陳時病

辭旨剴切皆人所不敢言保爲當國者所沮忠信獲罪君何得焉君知直道不容浩然有歸志即日出國門而西教授鄉里者五年歲己丑乾州請爲講議安撫司辟經歷官京兆行尚書省以便宜署君隴州經歷皆辭不就再以參乾恒二州軍事親舊爲言世議迫隘不宜高蹇自便始一應之庚寅京師春試授館左丞張公信甫之門張公嘗謂人曰諸孫得君主善老夫沾丐抑多矣癸巳汴梁陷微服北渡羇孤流落人所不能堪君處之

自若也冠氏帥趙侯壽之延致君待之師友間會門生朱極自京師輦書至君得聚而讀之東平嚴公喜接寒素士子有不遠千里來見者嚴公久聞君名數以行藏為問而君終不一詣或問之故曰不招而往禮歟且業已主趙侯矣將無以我為二三乎戊戌天朝開舉選特詔宣德課稅使劉公用之試諸道進士君試東平兩中賦論第一劉公因委君考試雲燕俄從監試官北上謁領中書省耶律公一見大蒙賞異力奏薦之宣授河南

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陞辭之日言於中令公曰僕不敏誤蒙不次之用以書生而理財賦已非所長又河南兵荒之後遺黎無幾烹鮮之喻正在今日急而擾之糜爛必矣願公假以歲月使得拊摩創罷以為朝廷愛養基本萬一之助中令甚善之君初莅政招致名勝如蒲陰楊正卿武功張君美華陰王元禮下邽薛微之澠池翟致忠太原劉繼先之等日與商略條畫約束一以簡易為事按行境内親問監務月課如干難易若

何有循習舊例以增額為言者君訶之曰剥下罔上若欲我為之耶即減元額四之一公私便之官長所臨率有餽餉君一切拒絶亦有被刑責没財物于官者不踰月政成官民以為前乎此蓋未有漕司惠吾屬之如是也在官十年乃請老于燕之行臺以猶子元楨襲職壬子九月王府驛召入關尋被教參議京兆宣撫司事累上書乃得請閒居鄉郡築堂曰歸來為佚老之所雖在病卧猶召子弟秀民與之酒諭之曰吾鄉密邇豐鎬民

俗敦朴兒輩皆當孝弟力田以廉慎自保毋習珥筆之陋以玷傷風化及病革處置後事明了如平時勅家人吾且死勿以二家齋醮貽識者笑遂引觴大嘑望東南注香命門生員擇執筆留詩三章恬然而逝春秋七十實乙卯歲九月之一日也後五十七日葬於郡東南十里小劉里先塋之次夫人陳氏劉氏祔焉禮也君三娶吳氏子男四人保烜萬駒嵩高山緱山皆早夭駒郎者在孕有異風骨不凡齠齓知讀書八九歲聞君講授即通

大義尋為人講說十二以羸疾至于不幸君喪之盡然有童烏之慼女四人長嫁郡人張莞次華陰王亨二幼者在室初泰和大安間入仕者惟舉選為貴科榮路所在人爭走之程文之外翰墨雜體悉指為無用之技尤諱作詩謂其害賦律尤甚至於經為通儒文為名家不過翰苑六七公而已君授學之後其自望者不碌碌舉業既成乃以餘力作為詩文下筆即有可觀嘗撰扶風福嚴院碑宋内翰飛卿時宰高陵見之奇其才期君以

遠大與之書曰吾子資稟如此宜有以自愛得于彼而失于此非僕所敢知也君復之曰辱公特達之遇敢不以古道自期飛卿喜曰若如君言吾知韓歐之門世不乏人矣興定末閼中地震乾守呂君子成徧禱祠廟請為祝文凡二十有四首援筆立成文不加點在鄠下日中秋燕集一寓士忌君名諷諸生作詩請君屬和君被酒謂客曰欲覩詩者舉酒欲和以次唱韻意氣閒逸筆不停綴長韻短章終夕成三十九首長安中目為鄠郊

即席倡和詩傳之性嗜讀書博覽強記務為無所不闚真積力久猶恐不及寒暑飢渴不以累其業也中歲之後目力差減猶能燈下閱蠅頭細字夜分不罷作文𠟯刮塵爛創為裁製以蹈襲剽竊為恥其持論亦然觀刪集韓文及所著書為可見矣禮部閑閑趙公平章政事蕭國侯公内翰馮公屏山李公皆折行位與相問遺御史劉公光輔編修張公子中諸人與之年相若而敬君加等河朔士夫舊熟君名想聞風采又被三接文衡有

在所過求見者應接不暇其為世所重如此暮年還秦中秦中百年以來號稱多士較其聲聞赫奕聳動一世蓋未有出其右者前世關西夫子之目今以歸君矣有還山集一百二十卷槩言十卷紀正大以來朝政號近鑑者三十卷正統六十卷其自叙曰正統之說所以禍天下後世者凡以不出於孔孟之前故也且夫湯武之應天順人後世莫可企及猶曰予有慙德武未盡善後世僻王乃復賴前哲槩以正統之傳非私言乎今立八

例曰得曰傳曰襄曰復曰與曰陷曰絶曰歸始皇十年
貶絶陷者何懲任相之失也太宗傳之而曰得者何志
奪宗之惡也責景帝者何短通喪也責明帝者何啓異
端也與明宗者何有君人之言也與周世宗者何世宗
而在禮樂可興也如是八例其說累數十萬言以謂不
如是則是非不白治亂不分勸戒不明雖綿歷百千萬
世正統之為正統昭昭矣此書往往人間見之有詰難
者則曰吾書具在豈復以口舌為辨後世有賞音者君

不治生產不取非義仕宦十年而家無十金之業然其周困急卹孤遺扶病疾助葬祭習以為常力雖不贍猶强勉為之與人言每以名教為言有片善則委曲奬藉唯恐其名之不著或有小過失必以苦語勸止之怨怒不計也評者謂君志立而學富器博而用遠使之官奉常歷臺諫掌辭命治賓客必有大過人者白首見招日暮迍遠有才無命可為酸鼻丙辰冬十月予閒居西山之麓泉貟生自奉天東來持京兆宣撫使商挺孟卿所

撰行狀以墓碑為請且道君臨終念念不相置留語殷重以譔述為顧惟不腆之文曷足為君重竊念風俗之壞久矣冰雪沍寒往復四千里為其師為不朽計門弟子風誼如生者幾人此已不可辭況於平生之言乃勉為論次之而系以銘其銘曰

有文者蟜於跌者黿是為關西夫子楊君之碑顧瞻佳城注焉涕洟學道之難成使人傷悲君擅名場孫叢孤罷迨乎駢儷而變古雅怏潛跛之雲飛謂君不達歟奮

回谿而澠池一命而佩金紫何若若兮纍纍鄭賈于唐世久衰微河潤九里蔚松檟兮增輝謂君為逢與徒以文窮而自嬉斬伐俗學力涸筋疲世無賢聖久矣望伯起其庶幾白首太玄坐為悠悠者之所譏繫正統之無適從職予奪之非宜君排諸儒斥偏執與詭隨彼月旦之有評且曩是而今非豈有一定罪功之名而槩終世之成虧我黜我升我招我麾不主故常不貸毫釐自我作古奚竊取為自非慨然任當仁之重能不懼於西河

之見疑維鼎之為器也雖小而重屹神寶而弗移孰謂漢唐甚盛之際亦不免於窮運之依歸我東司南爾轍背馳傳者嗟誰異時有如君家子雲者出邈千載兮求知

劉景玄墓銘

景玄年十六七許時其先人朝請君官四方景玄留學陵川已能自樹立如成人老師宿學多稱道之而朝請君獨未知也及罷官歸行視景玄所舍見其架上書散

亂無部帙意不懌因問讀書有後先汝寧亂讀耶漫取一書試之則隨問隨答無所忘失朝請君始大驚拊其背曰及吾未老當見汝登昂霄時耳乃名之昂霄字景玄别字季房泰和中予初識景玄於太原人有為予言是家讀廣記半月而初無所遺忘者予未之許也杯酒間戲取市人日歷鱗雜米鹽者約過目則讀之已而果然大率景玄之學無所不闚六經百氏外世譜官制地理與兵家所以成敗者為最詳作為文章淵綿致密

視之若平易而態度橫生自有奇趣他人極力追之有不能到者為人細瘦似不能勝衣好橫策危坐掉頭吟諷幅巾奮袖談辯如雲人有發其端者微難開示初不置慮窮探源委解析絡脉漫者知所以統室者知所以通旁貫徑出不可窺測要之不出天下之至理四座聳聽噤不得語故評者以為承安泰和以來王湯臣論人物李之純玄談號為獨步景玄則兼衆人之所獨愈叩而愈無窮詩與文則或有之其辨博則不知去古談士

為近遠餘者不論也其與人交也不立崖岸洞見心肺世間機械皆不知有之河東梁仲經渾源雷希顔王官麻信之皆海内名士交久而無間言人以此多之至其善惡太明黒白太分則亦坐是而窮也初舉進士不中以廕補官調盟慶陽軍器庫非其好也諸公期以明年薦試辭科而景玄病不起矣正大乙酉夏予自京師來哭其墓太夫人謂好問言吾兒有當世志今鬱鬱以死矣子與之游最為知己當為作銘無使埋沒也好問泣

且拜曰銘吾兄者莫好問為宜乃作銘景玄陵川人自言系出楚元王交祖諱溥不仕朝請君諱俞第進士官至管勾承發司太夫人上黨宋氏封彭城縣君妻永寧李氏子男一人名庸女一人尚幼以元光一年六月十三日春秋三十有八終于永寧之寓居權殯郭西南一里所庸將以某年月日舉二世之柩歸葬陵川之先塋銘曰

深心而文洩人天和聲光一流有物禁訶君起太行學

自為家元精當中散為雯華有發其談瀉江傾河坦其正途不涉誕夸有喙三尺有書五車噤不得一本作時施萬古長嗟望君天門奉璋峩峩蓬蒿一丘窘此澗阿天如天如命也奈何

文儒武君墓銘

銘曰真積力久積久而慱其所立也卓百家浩浩未害其説之約故雖涉於紅女之纂組其破而圜斵而朴者固自若也慱士三年誨誘循循子弟秀民自我作新授

之萬金良劑以湔浣潄滌易形而鍊神朱墨進爲文儒鈞距化而眞純庚桑豐羽山之年鄒律發寒鄉之春是之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教育之廢久矣安得斅龎耆艾仁信篤誠如先生者以復三代兩漢風土完厚之秦乎河東人元某銘

郝先生墓銘

泰和初先人調官中都某甫成童學舉業先人思所以引而致之者謀諸親舊間皆曰濩澤風土完厚人質直

而尚義在宋有國時俊造輩出見於黄魯直季父廉行縣之詩風俗既成益久益盛迄今帶經而鉏者四野相望雖閭巷細民亦能道古今曉文理爲子求師莫此州爲宜於是先人乃就陵川令之選時鄉先生郝君方聚子弟秀民教授縣庠先生習於禮義之俗出於賢父兄教養之舊且嘗以太學生游公卿間閱人既多慮事亦審故其容止可觀而話言皆可傳州里老成宿德多自以爲不及也某既從之學先生嘗教之曰學者貴其有

受學之器器者何慈與孝也今汝有志矣器如之何又曰今人學詞賦以速售為功六經百氏分裂補綴外或篇題句讀之不知幸而得之且不免為庸人況一敗塗地者乎又曰讀書不為文藝選官不為利養唯知義者能之今世仕宦多用貪墨敗官皆苦於飢凍不能自堅者耳丈夫子處世不能飢寒雖一小事亦不可立況名節乎汝試以吾言求之先生工於詩嘗命某屬和或言令之子欲就舉詩非所急得無徒費日力乎先生曰君

自不知所以教之作詩正欲渠不為舉子耳葢先生惠後學者類如此不特於某然也先人既罷官某留事先生又二年然後歸先生殁於成臯其子思温歸葬鄉里以書抵某言吾子往年赴弔成臯曾以墓銘為請今卒事矣顧有以慰不肖孤之心某謝不敢當六七年之間思温之請益堅辛丑之秋又屬其外兄牛元偉來致辭曰先子生無一命之爵殁無十金之産賫志下泉有識興嘆授業得如吾子者且不能一言半辭以見於後世

其命之矣某再拜曰僕有罪乃叙而銘之先生諱天挺字晉卿先世有自太原遷上黨者宋末又遷陵川遂為陵川人曾祖諱元祖諱璋考諱昇以選擇為縣功曹至先生之伯父東軒先生始官學蔚為聞人先生少日舉進士預春官氏薦書便能出諸公之右多疾早衰厭於名場遂不就選貞祐之兵避於河南往來淇衛之間為人有崖岸耿耿自信寧落薄而死終不傍貴人之門故時無料理者以某年月日遘疾春秋五十有七終於寓

舍臨終浩歌自得若不以生死為意者其平生自處為可見矣前娶同縣張氏繼室高平司氏子男一人即思温也女一人嫁進士侯公佐男孫三人曰經曰恒曰彝經最知名女孫一人弟天禔從弟天祐猶子思忠皆有聲場屋間銘曰

篤於其資誠於其思行可以士矩政可以吏師奉璋峩峩其誰曰我私畀鎡基而奪之時操利器而莫施窮巷抱書在涅而不緇曳履商謳長與世辭寧以一寒暑往

來之甓槩細人而怨咨良璞含光平價不貲棄擲泥塗識者涕洏孰物之尸孰命之司吾欲問之有如先生者而至於斯有如先生者而止於斯

曹徵君墓表

歲丙午秋九月日曹徵君子玉以疾終於襄陰之寓舍春秋七十有四嗚呼哀哉世豈復有敦龎耆艾之士如君者乎始予在京師登君鄉先生禮部閑閑公之門公每論人物及君姓名必極口稱道謂今人少見其比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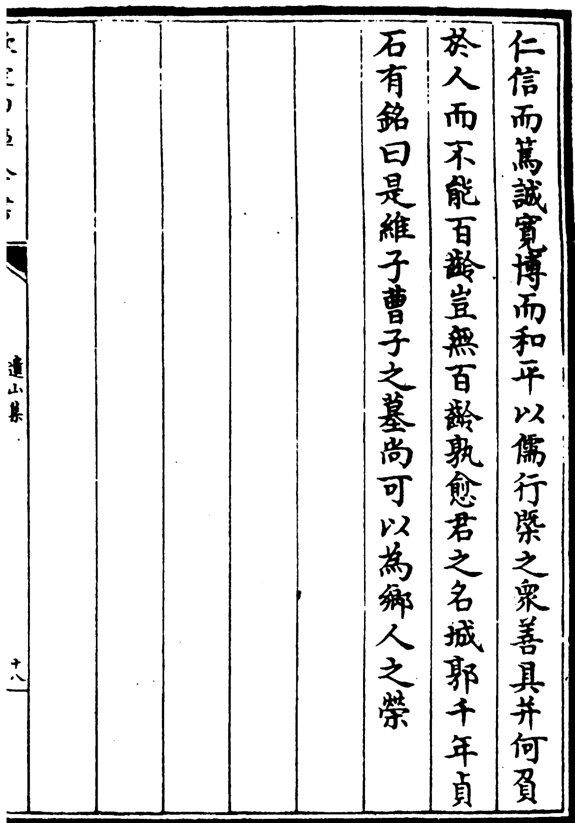
後見君於方城介於太原王右司仲澤乃定交焉君長予十七歲予以凡事之壬辰之兵君流寓弘州癸卯冬予自新興將之燕中乃枉道過之死生契闊始一見顏色握手而語恍如隔世不覺流涕之覆面也又五年予閒居鄉里與君相望六百里而近耳妄人有傳予下世者君聞之寢食俱廢至問之卜筮及就日者王希道推予祿命以自開釋已而知其妄也又為之喜見顏閒居未幾聞君九月之訃予為位而哭且為文以哀之孫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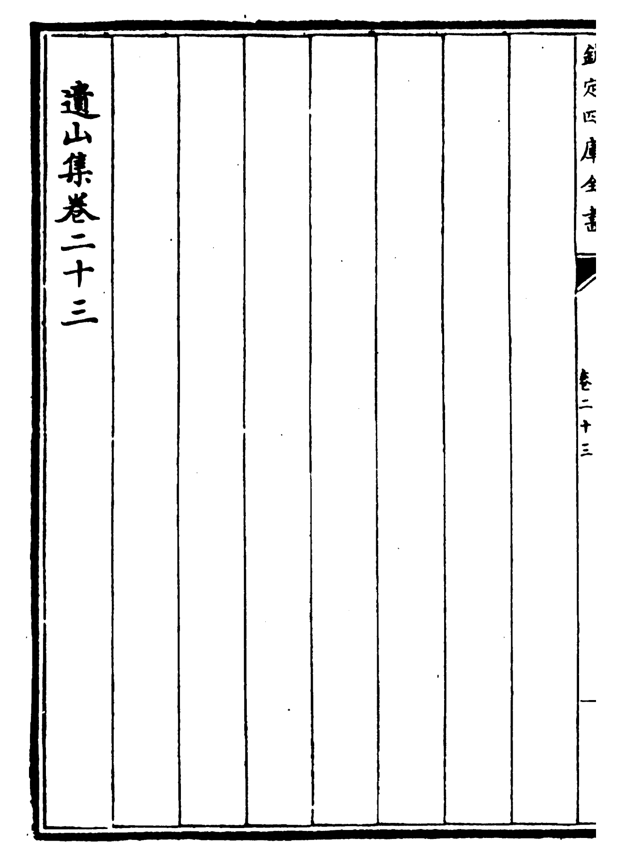
汝弼徒步至雲州求予銘先人之墓不及見而去君之
孫孝待於鎮州者又三數月矣追念平生之言乃泣而
銘之君諱珏姓曹氏子王其字也世為磁州滏陽人曽
大父圓大父莘父濬皆潛德弗耀君生數月而孤養於
祖母史氏少長教之讀書學性頴悟有成人之量及就
舉選即有聲場屋間以兩赴廷試移籍太學時輩翕然
推重之君資稟厚重接物誠實世俗機械舉不知有之
居方城二十年教授為業僅有中人之産長子國器力

於斡盤故君得優游自便賓客過門厚相接納為具豐
潔不類寒士家不獨公卿達官愛敬之至於軍府悍卒
閭巷細民望君襃衣皤腹言笑和雅亦皆訢訢焉嘗再
娶未幾婦卒其父哀悼成疾君往候之問之所親云公
初不病痛女嫁未幾而徒捐奩具耳君盡其所得者直
百金并兩女使悉歸之方城人有倉猝避吏留一篋而
去者君勅家人毋敢竊視事定其人復來發篋驗之貯
金滿中而封識宛然如手未嘗觸者君之廉類如此正

大末京南太司農楊公叔玉丞康公伯禄薦君及猗氏
薛曼卿武陟宋子之武清張仲升汴梁高振之大名王
大用等六人文章德行乞加官使以厲風俗事聞徵聘
有期會兵動而罷里中郭提控者喪亂中聚老幼數千
守一砦自保人有誣郭嘯聚為亂者州將捕繫之將至
不測時立州治大乘山君就為申理之郭以無罪而君
幾為道梗不得還避兵之民無所逃死君擇貧病之尤
者留養之賴以全活者甚衆羣不逞乘亂欲以兵相加

父老有曉之者云而曹麤暴如此獨不愧曹先生父子耶居裏陰又十年依尚書李仲臣仲臣為之起廟學以師席奉君州人化君之德文風為之一變君既老自號罯罯老人有卷瀾集三卷藏於家君凡六娶曰陳氏徐氏張氏陳氏顏氏前君卒曰姞氏今無恙子男二人曰國器字大用陳出也端愿而信有君之風不幸沒於京師之兵士論惜之汝弼顏出孫一人即孝也魯孫二人幼未名女孫一人尚幼銘曰


仁信而篤誠寛博而和平以儒行槩之衆善具幷何負
於人而不能百齡豈無百齡孰愈君之名城郭千年貞
石有銘曰是維子曹子之墓尚可以爲鄉人之榮



遺山集卷二十三

遺山集卷二十四

金　元好問　撰

碑碣

真定府學教授常君墓銘

元光癸未予過鄽城見麻徵君知幾問所與周旋者知幾以鎮人常仲明中山趙君玉對及仲明來館客因得接杯酒之驩然未款也北渡後來鎮陽仲明在焉予首

以知幾存没訪之仲明言辛卯秋邊報已急以内鄉深固可以避兵且有吾子在吾三人議南下知幾卜之不吉乃止不行及被兵知幾病困中尚以前日猶豫不行為恨也予初謂知幾少許可而獨於仲明有端人之取固已慕嚮之及知幾將還内鄉託於予者為甚厚仲明之先世又出于代鴈門用是交遂欵如是六七年歲辛亥九月晦自太原東來過仲明之門而仲明之下世十許日矣孤子德雅知予敬其先人涕泗以墓銘為請予

復之曰此吾之志也奚以請為乃作銘并論次之君諱
用晦姓常氏仲明其字也上世家䧟縣大木張家里而
墓於泉福鄉之石鼓原者不知其幾昭穆矣見於元祐
中進士趙子良所譔墓銘云常氏世豪於財以孝弟力
田見稱宋初世有諱素者娶皇甫氏生子慶慶娶康氏
生子玘玘娶種氏生子五人長曰俊次曰善俊材幹宏
愽殖産益豐取予之際已薄而厚於人家近雲朔塞羣
從率以武藝相尚有捉虎常氏之目娶王氏生四子二

子起家善以膽勇推擇為鄉兵指揮使俊之長子曰宗亮慷慨多氣節中武舉官修武郎鄜延路第四將仕至知文水縣事宗彦以騎射應募官保義郎河東路第四部將文水即君之曾祖也金朝初避漢陽質子之役族屬散居有從建炎南渡而貴官者有留居東門盧利者有析居栢仁坊鹿者文水居還河朔寓居平山遂占籍焉生九子其一為比丘餘八子娶兩族先後無間言時人為之語曰三劉五李和義無比是則文水之家政可

見矣君之祖諱大安初東來時道卒於黎城父諱振孝

悌忠信不學而能好交結文士自以不習儒業為愧一

意課二子學君之弟鼎字仲華甫成童能屬文鄉長者

以偉器期之未冠而卒故君強學自立以成父志自少

日有聲場屋間遊梁之後交文士益衆賦業外它書亦

能研究國醫宛丘張子和推明岐黄之學為說累數十

萬言求知幾為之潤文君頗能探微旨親識間有謁醫

者助為發藥多所全濟病家賴焉資稟淳質言行有法

遭值亂離知時命不偶安貧守分不為風俗所移旅食僅足而繼困之義無廢年德俱茂而畀敉之心愈篤評者謂先世之義俠閭門之婣睦傳至于君故家遺俗有自來矣真定幕府以君承平學舍舊人文行兼備任師賓之位辟本路府學教授在職數年士論歸之不幸遭疾臨終二三日執筆紀先世事迹垂示來裔飲酒談笑與家人訣怡然而逝春秋七十有四實辛亥之九月十九日也夫人劉氏前君二十七年卒繼室李氏子德彰

德府宣課使男孫小字舉孫尚幼德以某年月舉君之柩祔於濤河西岸班家里之先塋禮也銘亡

善人白公墓表

歲辛亥冬十有二月河曲白某持雁門李某所撰先大夫行事之狀請於某曰先大夫棄諸孤之養內翰王君從之實表其墓禮部閑閑趙公爲之書并以善人白公墓表篆其額某時陪止六秩未及贈官之制故王君弗克載遺離板蕩閑閑手筆亦復失之某惟先大夫積德

累行躬不受祉子男之爵僅見於告弟之書而使之旌紀寂寥隨世磨滅孤奉義方之訓不肖孤死不瞑矣敢以通家之舊屬筆於吾子幸為論次之謹按公諱某字全道姓白氏其家於河曲者不知其幾昭穆矣曾大父諱重信大父諱玉父諱仲温皆潜德弗耀公生十二歲而孤妣李氏弱無所依舅氏僧法澄為經紀其家拊育訓導恩義備至及長乃能自樹立營度生理日就豐厚其後澄没公不忘外氏之故喪祭之禮有加又為建貳

塋於白氏丘壟之側一以祔外祖氏一以葬澄初僧舅既奉浮圖慼其家世不傳為李氏置後意甚專初不以異姓為嫌已而事不果行公承舅氏之意挈此子養於家以昆弟待之大定初通撿因附屬籍舅已亡又歷三推之久弟為妄人所教遽求異財公欣然以美田宅之半分之人謂同胞而至别籍往往起訟白公乃無絲毫顧籍意是難能也太原趙進規從其子文卿在官下尤相歎異云古人以陰德見稱如白全道非但陰德乃顯

德也司戶王伯常嘗都督部民之不幸者云汝獨不能
效白君以禮治身以義教子耶其為名流所重如此崇
慶壬申避地太谷不幸遘疾春秋六十有九終於寓舍
實八月十九日也越七日諸孤護喪歸祔於河曲王家
里西原之先塋禮也初娶王氏再娶李氏皆前公卒子
男五人長曰彥升留心典籍而不就舉選次曰賁廣覽
強記尤精於左氏至於禪學道書岐黃之說無不精詣
弱冠中泰和三年詞賦進士第歷懷寧主簿岐山令遠

業未究而成殂謝士論惜之次曰華貞祐三年進士歷省掾入翰林仕至樞密院判官右司郎中次曰僧寶瑩以詩筆見推文士間有集行於世次曰麟蚤卒女四人長適州吏目楊桂次適大族張訪次適進士賈鐸次未嫁而卒彦升女楊女張王出也男孫五人曰嗣隆以蔭監滎澤酒曰忱曰恒皆習進士曰常山曰中山皆尚幼女孫二人皆適士族曾孫三人中和泰和安和女一人尚幼公資稟聰悟而謹厚自持略通經史精究歷筭中

年耽嗜佛書皆所成誦為人敦信義樂施予一言所諾千金不易家人化之皆以賢行稱焉正大中累贈中大夫輕車都尉南陽郡伯兩夫人南陽郡太君維火山自太平興國中升為軍雖有學校而肄業者無幾宣和末僅有上舍宋生歷大定明昌官學之盛然後公之二子擢巍科取美仕邦人榮亭以榮鄉名之屏山李君之純為作記辭與事稱相為不朽故公雖躬不受祉所以起其家與善化一鄉者其利豈有既耶銘曰

兹以德尊師以道存習俗以教遷惟仁人君子之所居
若時雨然羽山之顔疵厲爲𪋤媿心發之彦方學業復
於譙玄禮所以祠鄉長者而傳書先賢在昔兵屯河曲
雄邊爰及公家乃誦乃絃身爲義方奉之周旋兩息踊
踴起爲儒先發彼榮臺大伏在泉振而皷之有光屬天
仲也銅章惠浹岐峤叔也奉璋入侍禁垣藹兮芝蘭之
庭炯兮珠玉之淵州里趨風媢學躚躚至於餘波所及
且孝弟而力田古有之種德欲深望歲百年有相之道

理無空捐禄匪我榮殆以為黨塾亡窮之傳禁石有銘表公之阡異時配縣社之食尚有攷焉

南峯先生墓表

先生諱豫字彦先姓吕氏懐州修武人祖道父琰皆力田為業先生自成童知讀書既冠游學東州以易為專門經明行修高出倫輩醇德先生王廣道特器重焉一時名士如秀容折安上濟陽王善長安陽茵景藩館陶段彦昌冠氏孫希賢田子發從之學者甚衆故家近太

行五峯山因以為號示不忘本也有易說若干卷傳于時宗室復興鎮大名聞先生之名延致門下以師禮禮之初娶館陶汲氏繼室清平丁氏先生往來兩縣之間為人廉介沈默為里人所尊貞祐之兵謂所親言吾年八十有四天數當盡癸酉唯有坐待歸盡而已是冬在所殘破吾民老幼相與逃亡先生喟然嘆曰癸酉之期至矣明日有乘白馬衣皂衣挾弓矢馳逐於杜原桑林之下者吾死此人手矣詰旦果有邏騎到物色悉如所

言先生欣然就戮實十二月之二十三日也兵退孤子天民收葬於館陶大張里之東原壬子之冬距先生之歿四十年矣天民與好問有通家之好以墓表見屬余亦懼先生之潛德將隨世而磨滅也乃為之銘天民嘗任冠氏主簿孫二人長曰長慶次曰公孫其銘曰

被髮銜刀禍孰與甚彈琴視景命何可延誠使之禽息烏視而終白首固已無貴於期頤之年老聃玄虛莊周氏之自然死以為真冗以為全寧薪火之可續直土梗

之自捐若夫鴻毛權重輕所宜態掌定從違之先有嚴牆之疾趨有白刃之徑前唯其知命而安於命此深於易者之所以賢

臨海弋公阡表

公諱潤字天澤姓弋氏系出臨海占籍汝州之梁縣者不知其幾昭穆矣大父整生二子長曰洪次曰海洪娶張氏二子曰祐曰福海娶酒氏公其所生子也弋氏自先世不異財公蚤孤能自樹立如成人事從兄祐殊恭

遜祐嘗以事客内鄉者二十年比還公殖産倍於舊祐歸求分居公謂祐言家所有皆父兄所積潤但謹守僅無損耗耳兄幸歸請悉主之潤得供指使足矣祐悔悟曰吾弟忠敬如此我乃為讒口所間慚恨無所及尚欲言分異耶乃更相交愛官以公家貲雄一鄉且膽勇過人選之督捕盜賊所至以恕心為質盜亦不敢犯由是名聲籍甚縣豪傑多畏服之鄉之惡少以犯法為常每以理訓諭之遂有嚮善者貞祐丙子潼關破汝洛被兵

居民保險多以私怨相刼殺官不能制公杖策往來山
間為之開諭辭情懇到鬬者感悅各平分而退多所全
活公出大家舉措不碌碌振贍貧乏婚嫁孤幼有古豪
士之風手力絕人而資稟謙退有相犯者未始與之校
喜為人解怨嫌鄉隣訴訟往往不於官而於公長吏亦
時以委之嘗曰縣外有弋其橫逆無從生矣其為人所
倚信如此中年喜儒學折節下士以實豐多文士結夏
課者多故久居之以便諸子之學士子不能自給者為

之經理日事使得卒業同郡張翥雄飛資穎悟日誦萬言公得之童丱中妻以甥且招致其家遂登進士第及將莅官復啟重教督翥卒為良民吏河陽人至畫像事之壬辰河南破公挈家避於西山山栅破公家亦被驅逐一卒見公稠人中請於主帥云此吾鄉善士其縱遣之帥遣公舉家去是夜所俘悉阬之里社為空公家獨全親舊嘆曰為善之報見之今日矣明年春鄉郡游騎徧滿公自度不能受辱乃自投水中得年若干實某年

月日也娶田氏子男三人長㝷英師事程內翰天益未冠爲鄉府所薦再赴廉試文學行義高出時輩兵間以功授本州防禦副使次世英亦業進士信厚如其兄次庭英七歲應童子舉年十八義俠有父風州被圍卒壯士三十輩潰圍而出與千騎遇且行且鬬從旦至暮有被數十創而戰不衰者騎兵解去遠近莫不歎伏北渡後歿於某所女一人適張氏仁讓有女士之目孫二人惟敬惟友皆習儒業㝷英等以某年月日奉公衣冠葬

於同德里西南原之先塋敎英子交游中寂可保任者以墓表為請義不可辭乃為論次之而系以銘其辭曰汝水兮洋洋山木兮蒼蒼有墓其旁是惟弋公衣冠之藏子孫豆籩歲時蒸嘗魂兮來歸安此故鄉于嗟公兮百夫之防惟其勇而進於學所以為自勝之彊沈潛可以屈獷頑直諒可以扶善良禁訶瘫剛莫我敢當儌巡周廬而辱在抱關為王前驅而棄之戎行孰侯伯之不如僅斗食之見償惟禄不計膚兮知賦分之靡常頽波

天來一柱獨障彼因虜之自甘此慨然而國殤志士不忘在溝壑寧以假息而為長使奪志而皆可在立懦其何望自古皆有死惟義亡與亡者為不亡銘其表之尚以發幽潛之光

遯然子墓碣銘

泰和以來天下以能書稱者禮部閑閑趙公學者多倣之而但得其形似而已南渡後始有遯然子已遯然子筆勢飛動得公不傳之妙故一時學公者皆不及而公

亦有咄咄逼人之歎宗室胙國公文采風流照映一時而蘧然子乃得以布衣從之遊與之商畧法書名畫筆虛筆實之論獨得於任南麓王黄華之後君若真贋則望而知之胙公亦以真賞稱焉予官京師始用二公意交之而未敢也亂後予客冠氏蘧然子亦來東州每見之必連日竟夕而不忍去也大槩蘧然子少日出閭里間其曉音律善談笑得之宣政故家遺俗者為多及長厭於游蕩乃更折節取古人書讀之久而學書學畫學

詩學論文立志既堅力到便能有所得為人彊記默識不遺微隱唐以來名家者之詩文往往成誦如目前考論文藝解析脉絡殆若夙昔在文字間者畫入能品詩學江西派至於黄石廟等作今代秉筆者或亦未可輕議東京大内隆德太一故宫樓觀臺沼門户道路華木水石悉能歷數之聽之者曉然如親到其處至於宋名賢所居第宅坊曲與其家行輩羣從孫息姻婭排比前後雖生長隣里者不加詳也嘗往長清一禪寺中與僧

談僧言五派傳授圖大不易作蘧然子笑曰易與耳因索筆作圖坐中他日以舊本證之不毫末差也予居東州久將還太原行有日蘧然子聞之誦予詩文恨相見之晚而相從之不得久也為之泣數行下丁酉冬復來東州而蘧然子下世已數月矣其壻商挺孟卿為予言予已北歸蘧然子為之飲食不美者數日家人輩問言元子得歸在渠為可喜事而公為之捐眠食何也蘧然子曰是豈兒輩所能知也哉他日孟卿示予蘧然子故

書凡予所談往往記之紙墨間予詩文則間亦記之也因竊爲慨歎蘧然子平生交不茍合人與之言一不相入挾杖逕去不返顧其所以愛我者乃如此予愚謬不足比數何以得蘧然子如此哉天下愛予者三人李汾長源辛愿敬之李獻甫欽用是三人者皆有天下重名然長源瘐死西山獄中敬之則被掠而北爲非類所困折死於山陽欽用從死淮西時年未四十也予常以三人者之後當無有牧衆人之所棄曲相奬借如渠輩者

晚節末路乃復有一蘧然子思欲與之隣屋相往來杯酒相樂就湶所談如東京故事者悉記録之曽不五六年而又若有物奪之而去者豈予賦分單薄善於招殃致凶所與遊者皆為所延及耶不然何奪吾蘧然子之遽也蘧然子諱滋字濟甫姓趙氏本出馮翊其大父天會貞元間來為汴梁户籍判官卒官下妻子不能歸遂為汴人父諱青字漢卿蘧然子三男長某次某兵亂中所失小子尚幼二女次即孟卿所娶者蘧然子春秋五

十有九以病終權葬於東平沂州門之外若干步庚子歲除日予實銘之其銘曰

積之之深守之之堅傳人之所不傳兼人之所獨專自拔泥塗如蛻而僊文以表之慰彼下泉覩雖愛我豈以一言而敢私焉

蘇彥遠墓銘

彥遠諱車姓蘇氏世爲真定人彥遠其字也高祖中大夫通判成都府子贇以父廕補官中遭大亂不能歸贇

金國初由換授至朝散大夫祖仲文胡內翰礪牓登科終於朝奉大夫潞州黎城令父世傅以蔭補官宣武將軍宿州靈璧主簿彥遠靈璧君之長子也初以父任為河北西路轉運司押遞監平輿陽步店商酒再監曲陽之龍泉俱以課最閒陞真定酒使司監美及百分貞祐二年八月朔當滿替明日府官吏以兵至棄城而彥遠守職如故事定以羨餘進四階城守三階循資一階授歸德下邑主簿未赴丁太夫人王氏憂服除新制行當

再歷諸司授蔡州稅務使羨及二分有奇擢衛州獲嘉縣令召為南京廣貯倉監支納除蔡州觀察判官留為豐衍東庫副使官鎮國上將軍北渡之後閑居州里以壬子年二月晦日春秋六十有四終於家後三日葬於元氏縣趙同里之先塋先娶馬氏前卒再娶鄧氏子一人名慶藍田尉官宣武將軍年三十二歿於王事弟信武將軍陳州項城主簿卒猶子四人德謙德普德恒德履彥遠資稟仁厚自幼重惜物命有不忍之愛及登仕

攸喜於結納周急繼困不為明日計力或未足亦強勉為之故人人得其懽心至於當世名士嘗與彦遠周旋者亦皆稱道之予識之汴梁汴梁破見於夏津於鎮陽凡二十年每歎其安貧自樂不肯一傍時貴之門雖士夫之守死善道者不能過而或者乃以任子槩之可乎蓋予於是鄉得兩人焉曰常先生仲明而彦遠其一也仲明之没予既表其墓矣若彦遠者可獨使之隨世磨滅與乃作銘授其弟彦和使刻之銘曰

其應物也圜其立節也堅有來千金散而浮煙雖游道日廣而所得皆賢幅巾來歸一室磬懸州里督郵漠然少年顧不屑於謝仁祖之米寧就陶生而乞憐貪夫徇財夸士死權河朔諸豪角逐相先萬物並流而金石止信賢否之天淵趙郡之蘇族世蟬嫣南渡崩奔混為齊編蓋君以宗起而名氏待君而傳我為銘詩表君之阡百世而下有攷於鄉人之傳信者尚有警言焉

盧太醫墓誌銘

盧尚藥諱昶世家霸州文安今為大名人以方伎有名河朔政和二年補太醫奉御被旨校正和劑局方删補治法累遷尚藥局使自幼傳家學課誦勤讀老不知倦岐黄雷扁而下其書數百家其説累數百萬言閎衍浩博纖悉碎雜無不通究而於孫氏千金尤致力焉故其診治之驗頗能侶之春秋雖高神觀精明望之知為有道之士年壽八十有七自尅死期留頌坐逝著醫鏡五十篇傷寒片玉集三卷今其書故在方伎之外復達治

心養性之妙如云人生天地中一動一息皆合隂陽自然之數即非漠然無關涉者所為善惡宜有神明照察之又曰人為陽善人自報之人為隂善鬼神報之人為陽惡人自治之人為隂惡鬼神治之又曰養氣莫若息心養身莫若戒慎又曰冥心一觀勝負俱捐此雖前賢所已道至於表而出之既以治己又以及人非仁者之用心歟其康寧壽考五福俱備非偶然也昶與予有姻戚之舊因其子孫歸葬書以貽之欲其鄉人知此家出

子門久而子亦知其人之深也銘曰

岐黄聖學炳如日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惟尚藥公有得内經探病之源起死而生爲醫作鏡底裏洞明道風既扇取重漢庭陽報杳來壽考康寧脩然坐逝歸神太清大河安流扶衛厥靈扁鵲湯陰實魏大名遥遥華胄復起魏京古今世業前後家聲遺書具在永爲世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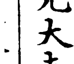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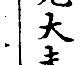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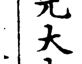
張遵古墓碣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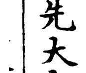
南宫張伯全將以某年月日舉其先人之藁殯祔於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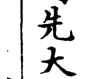
西南張平里之先塋伯全雅從子游因以碣銘為請曰維張氏上世自太原來居南宮以醫為業者八世矣先人資稟仁恕切於利生貧家來謁率欣然為診治或資之麋粥之費不特不責報謝而已州里醫流無慮百輩先人之學號為該洽恂恂退讓不自衒鬻文士過門接其餘論以自裨益故時譽獨著先人歿於太安庚午不肖孤纔二十許耳遭罹兵亂轉從南北僅有歸顧之望今當勉卒大事勒銘墓道誠得吾子論次使不隨世磨

滅瞑目不恨矣伯全往在鄗城洎麻徵君知幾張尚醫子和推明河間劉守真之學所以通其塞而救其偏者用力為甚愽嘗謂人言不肖於世業不敢不勉至於以醫為治生之具則死不敢也予謂伯全斯言可以攷見其先人平生矣乃為之銘伯全之先人諱師文字遵古年六十終於家其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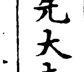
芒芒之原纍纍之阡行人而歸何千萬年有子而傳孰不欲揚其先今君獨然修德則人而死而不亡則天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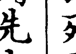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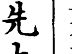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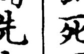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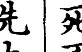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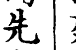








是以知其人之賢

張君墓誌銘

洺水張澄仲經狀其先人博平君行事謂好問言澄不天生四歲先君捐館舍愚幼藐然不克當大事至有旌紀寂寥之歎二十年之間蒙賴先德得俎豆於士夫之末念欲追誌墓穴以俟百世誠得吾子辱以銘賜之不肖孤死不朽矣好問不敏然以不腆之文得幸於仲經側聞先大夫之字有年矣其可辭哉乃述而銘之按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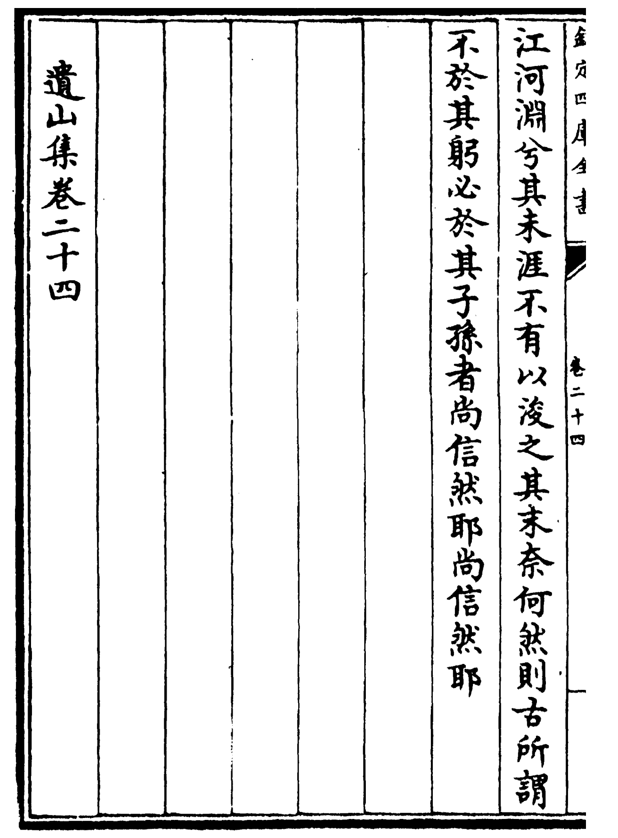
氏本出於遼東烏若族國朝併烏若遷之隆安以世官
統之至公之考黄縣府君諱某字某正隆間官洺水遂
為洺水人公即黄縣之仲子也諱某字子厚資穎悟畧
通經史工書翰醫學亦過人黄縣初令欒城召趙雋德
新授館德新名士仕亦達公與兄腆味道從之學德新
愛公有千里駒之目年十七黄縣下世太夫人吳氏出
介休衣冠家治家嚴肅人莫敢犯知公有成人之量即
以家事付之公内事母兄外睦宗族鄉人稱焉凡有新

衣必先其兄之子貨財不以入其室御童僕有恩信不妄笞罵而人人敬畏之味道娶婦不諧日致惡語嘗欲絕之公辭釋百至味道為感動乃歎曰負此嫗易而違吾賢弟難嫂用是得不棄太夫人疾病公盛暑不解帶藥必嘗而後進及居喪以孝聞明昌初歲艱以飢死者十室而五公日設糜粥以贍旁近病者親詣護之賴以全活者甚衆及公沒人多為感泣公以承安四年八月某日春秋三十有五終於洺州之寓居葬城安呂彪從

太夫人之塋娶東鹿劉氏同知雎州軍州事德温之女子男三人長曰文次曰慶皆早卒仲經其季也女二人長適成安温氏次適雲中谷氏公嘗用黄縣𢈔仕為監慱平酒税然非其好也嘗謂士之有立於世必藉國家教育父兄淵源師友講習三者備然後可杜牧之論唐虞以來下迨列國之賢大夫皆出於公侯之世傳記所載有不可誣者承安泰和間文治熠然勃興士生於其時蒙被其父兄之業由子弟之學而為名卿材大夫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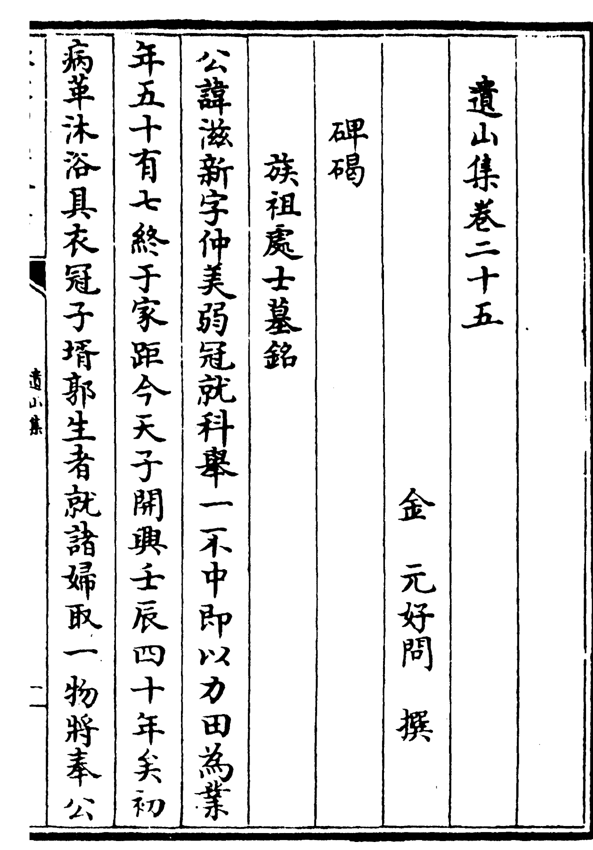
嘗十分天下寒士之九要不必盡為公卿而公卿大夫之具故在也古有之力田不如逢年仕宦不如遇合又曰秪繫其逢不繫巧愚如公者皆是也今仲經學精而行修聲光爛然高出時輩隆安張氏遂為海內文章家推究源委公可以無恨矣銘曰

履潔修體柔嘉內美充福不遐哀哀蒼天孰使然耶天耶人耶其父母耶從容以思其得之耶茁其芽欝其華其實孔多父播而子穫穰穰滿家故曰其源濫觴其流



江河淵兮其未涯不有以浚之其末奈何然則古所謂不於其躬必於其子孫者尚信然耶尚信然耶

遺山集卷二十四



遺山集卷二十五

金 元好問 撰

碑碣

族祖處士墓銘

公諱滋新字仲美弱冠就科舉一不中即以力田為業年五十有七終于家距今天子開興壬辰四十年矣初病革沐浴具衣冠子壻郝生者就諸婦取一物將奉公

公惡其非禮也而切責之其平生自處為可見爭為人寡言言則微雜詼諧所居韓嚴五社聚落千餘家里中人日有聚話者公時詣焉山夫谷民性既鄙朴語又無根蔕每及一事則麤氣叫吼攘臂紛競移時不罷公不能忍必為解之已而曰人言田舍翁不通曉果然其人慙而去日久慙者多公至則稍稍引去至無一人留語者嘆曰鄉人惡我耶我不復出矣乃勅其子之規之矩凡家之服食器用必取諸左右而足吾寧假人不能假

於人也自是人罕見其面婦班氏事公如事長每問公今日欲何所食鼓腹良久曰此腹欲何食乎此腹旦欲某食午欲某食晡欲某食家人如言而辨如是三十餘年乃終世衰道喪是非好惡無有當其實其處是非好惡之間者又不能以理自固聞譽而喜聞謗而怒爲一人所軒輊者多矣況一鄉之人乎故嘗論公不合於一鄉將不合於一邑不合於一邑將不合於一州不合於一州又將不合於天下四方不合於天下四方其耿耿

自信者當猶一鄉也羣衆不能易其介一物不能屈其志生而知所以養歿而知所以順古之特立獨行輕世肆志隱居放言之君子如是而止矣沒而不書族黨之過乃追為之銘嗚呼此先君子之志吾敏之兄欲成之而不及者也銘曰

志必於同同則詭隨且欲異焉是謂自欺理有固然蕩如通達先之以司南無容背馳人取而已遺百從而一違匪直里閭世所罵譏吾寧汨濁流之泥吾寧啜餔餘

之驕吾寧反開樂我所知來不為所招去不為所麾不屈之高無貴可幾孰能自信於毀譽失真之後如是之不疑

承奉河南元公墓銘

公諱升字德清少不羈喜從事鞍馬間欲復以武弁取官及長乃更謹飭舉措不碌碌明昌泰和入仕路非有梯級不得進公閒居鄉里欝欝不得志然日課家人力田治生厚自奉養祿食者不及也貞祐丙子自秀容避

亂河南客居嵩山時公已衰無復仕宦意親舊競勸之乃始以兄隴城府君蔭奏補得係承奉班明年當調官而以疾終於登封寺莊之寓居春秋五十有五曾祖諠宋忻州神虎軍將領祖春不仕考滋善柔服丞夫人同郡史氏無子以從孫好謙之子摶奉其後權厝金店東北一里所道路阻絶未卜歸葬遂爲南遷第一祖矣銘曰

豪俠則鄉土之舊幹局則父兄之傳武可以材選能可

意於侯侯不顧省夫人以為言侯亦莫之從也夫人知侯意不可回竟為入粟縣官度為女官并割上田衣食之晝哭之後益以教子為事其後獻卿中泰和三年進士第獻誠獻甫同以興定五年登科鄉人榮之獻卿釋褐華陰簿夫人在官下每以廉慎愛民為戒南征之役朝廷修馬政井牧之馬似涉羸瘠官有被真決者獻卿方攝縣務殊為憂夫人言馬遠至難遽肥立法雖嚴可身任之使一縣之民少蘇不亦可乎夫人之兄思忠在

中山得風痺不良於行且諸子皆幼弱顧謂獻卿言若能為舅氏覔一官得近河中使吾事老兄一日可無憾獻卿如所教為求河東髙公酒正因迎事之逮其下世送終拊孫禮無違者獻卿佐坊州幕官嘗與同官騎蹈夫人戒之曰從仕之暇宜讀書養性鞍馬間乘危蹈險非書生之事正使能之且為識者笑况必不能邪其慈恕有禮類如此不幸遘疾以貞祐元年八月二十有八日享年五十有一終於坊州之官舍諸孫銜恤襄事以

某年月日祔葬於某原之先塋禮也夫人三子獻卿其長今為正議大夫宣差規措解鹽司充鹽部郎中行部事以故事請於朝贈夫人贊皇郡太君獻誠汝州郟城令獻甫京兆長安令南京右警巡使鎮南軍節度副使尚書户部員外郎女二人長適夫人之從姪梁璵次適經義省元興平令趙守正大辛卯冬獻卿持夫人行事之狀涕泗百拜謂某言先夫人弃諸孫之養亦已久矣獻卿承乏天官民曹日不暇給孤奉慈訓尚有旌紀寂

寥之恨惟先夫人為淑女為良婦為賢母者當世士君子皆耳目所接見諸孫雖無所似肖安敢自倒流俗附先夫人於碑誌之末乎獻卿昆季及從弟獻能得幸吾子者有年吾母猶君之母也銘其可辭某再拜言先夫人之德之教無愧古人顧非不腆之文所能譔述然得屬辭比事以相兹役昭我管彤自託不腐通家子姪與其榮焉其敢不策屬駑鈍以少慰凱風寒泉之思乎乃為銘曰

主饋有儀作室有基秝驥問塗司南通達鼎於華朕動與禮違在生長見聞者而非所望寧閨壼之可幾嗟維夫人女宗婦師匪直宗師母儀百之油燈煌煌誦書琅琅兒不敢嬉母也在旁維龍虎公北方之彊武庫再傳化而文房爵堦庭之佳樹乃異質而齊芳版輿委蛇子禄孫飴上壽期頤夫人則宜事親之日兮不可追去何速兮來何遲瞻昊天而靡及泣風雨其安歸防墓兮有碑勒銘詩兮告無期有親如是而不得終百年之養信

人子之同悲

南陽縣太君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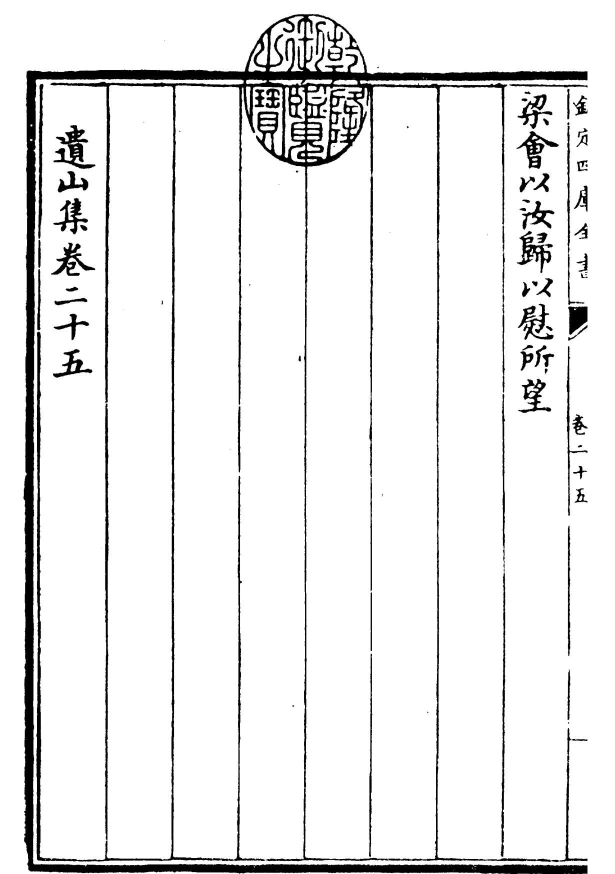
夫人姓李氏世家平定父琮宋末來火山遂為陝州人母刑生四子一女以夫人天性孝友特鍾愛焉年二十嫁為贈朝列大夫同郡白君諱某之妻夫人事姑孝拊前夫人子如所生姑老且病飲食醫藥必躬親之而後進及持喪哀毁過禮鄉人稱焉性嚴重不妄喜怒白氏大家也夫人處之不侈不陋服食居處皆有法度可觀

以大安辛未三月丙辰春秋五十有六終於私第之正寢子男四人長曰貢擢泰和三年進士第官至岐山令次曰華擢貞祐三年進士第今為樞密院判官次曰瑩弃家為佛子有詩筆聞于時次曰麟女二人長嫁進士同郡賈鐸貢瑩麟及次女皆早卒男孫二人曰汴陽鐵山女孫一人尚幼初華既冠從兄貢官學輩流中號楚楚者鄉先生謂當就科舉不可以家事役之朝列君以為然謀之夫人夫人曰彥升以長子持門戶勞苦為甚

貢舉進士瑩與麟皆幼可代彥升者獨華耳今又使之從學是逸者常逸而勞者常勞矣孰議者再三語雖不從識者謂夫人有鳲鳩均一之義焉夫人自幼事西方香火之具未甞去其手病且革沐浴易衣趣男女誦佛名怡然而逝生平待中表有恩尤賙恤貧者其歿也哭者皆為之盡哀諸孤以是月戊午奉夫人之喪殯於河曲王家里之西原明年朝列君歿乃合葬焉文舉既參機務而贈夫人南陽縣太君因請某銘其墓某自齠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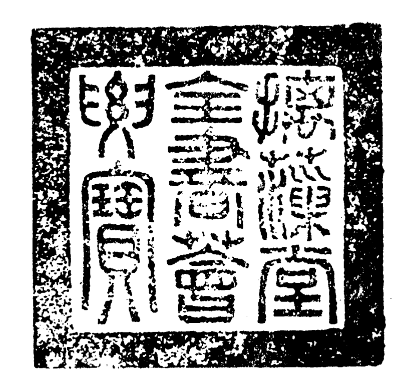
歿孝女日夜哭泣哀痛之聲人不忍聞明年得疾於汴梁病己急哭且不止或以為言親一也母亡而父存汝不幸而死為棄父矣曰女從母為順寧從母死耳竟以開興壬辰三月朔死死之二日權厝報恩寺殿堦之東南十五步銘曰

失乳而啼襁褓之常知所以悲非乳可忘木病本根枝葉乃傷愛生於心血出肺腸母在與在母亡與亡孝女之哀千載滂滂白水南東維母之藏羈䰟搖搖望女大



梁會以汝歸以慰所望

遺山集卷二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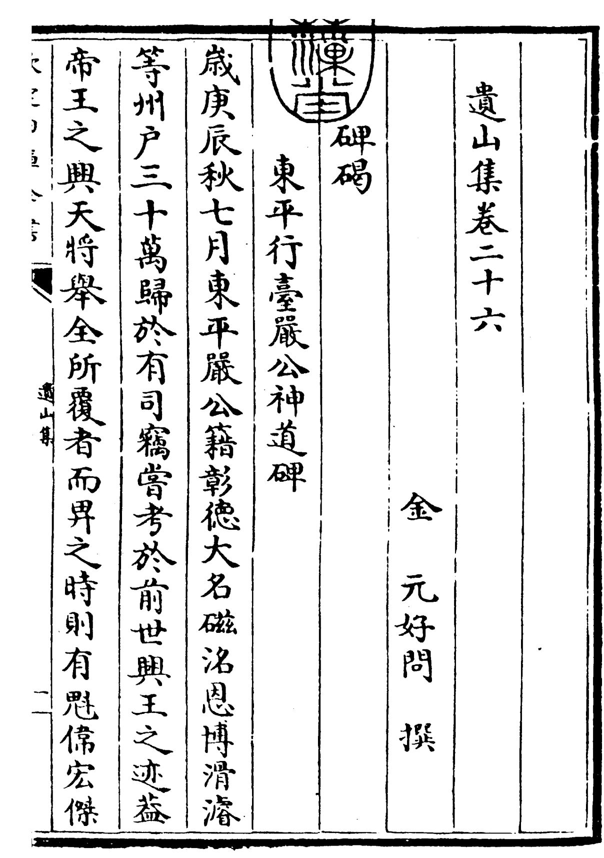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楊星乙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遺山集卷二十六 七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遺山集卷二十六

金 元好問 撰

碑碣

東平行臺嚴公神道碑

歲庚辰秋七月東平嚴公籍彰德大名磁洺恩博滑濬等州户三十萬歸於有司竊嘗考於前世興王之迹葢帝王之興天將舉全所覆者而畀之時則有魁偉宏傑

之士為之倡大義建大事一六合之同異定羣心之去就猶之天造草昧龍見而躍雲雷合勢為之先後然後騰百川而雨天下者易為力臣主之感遇天人之參會無不然者初貞祐南渡豪傑乘亂而起四方之人無所歸命公據上流之便握勁鋒之選威望之著隱若敵國人心所以為楚為漢者皆倚之以為重至是曉然知天命所在莫敢有異志國家亦藉之以成包舉之勢故自開創以來功定天下之半而聲馳四海之表者唯公一

人而已非天使之倡大義建大事以應興王之迹其能若是乎公諱某字武叔其先博之博平人後遷長清遂占籍焉曾大父啓大父祺父珪皆以農爲業妣同里楊氏生二子長彬字才叔次即公公幼警悟畧知讀書及長志節豪宕若以生産爲不足治者爲人美儀觀喜交結好施予落魄里社間不自顧藉屢以事被繫俠小輩愛慕之多爲之出死力以故得脫去癸酉之秋國兵破中夏已而北歸東平行臺調民爲兵以公爲衆所伏署

百夫長明年春泰安人張汝揖據靈岩遣別將攻長清公破走之以功授長清尉東阿平陰長清三縣提控捕盜官戊寅六月攝長清令八月宋人取益都乘勝而西行臺檄公備芻粮為守禦計公出督租比還而長清陷尋以兵復之有譖於行臺者謂公與宋有謀行臺疑公以兵圍之公挈老幼壁青崖固依益都主將以避臺兵之鋒宋因以公為濟南治中分兵四出所至無不下於是太行之東皆公所節度矣庚辰三月河南軍攻彰德

守將單仲力不支數求公救公為請於主將主將逗留
不行公獨以兵赴之比至而仲被擒公知來不足恃首
謁先太師於軍門挈所部以獻太師時以王爵統諸道
兵承制封拜乃授公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省事其年
進攻曹濮單三州皆下之偏將李信留鎮青崖嘗有罪
懼誅乘公出征叛降於宋公兄及夫人杜氏皆遇害明
年公以太師兵復青崖擒信誅之進攻東平守將何立
剛棄城而奔公始入居之又明年軍上黨宋將彭義斌

說青崖晁海叛公公之家人復被畧去義斌軍西下郡縣多為所脅乙酉四月遂圍東平公間遣人會大將布埒軍軍久不至城中食且盡乃與義斌連和義斌亦欲藉公取河朔而後圖之請以凡事公時麾下衆尚數千義斌不之奪而青崖所掠則留不遣也其七月義斌下真定道西山與布埒等軍相望分公以帳下兵陽助而陰伺之公知勢已迫即連趣布埒軍而與之合戰始交宋兵崩潰乃擒義斌不旬月先所失部分盡復

之是冬郡王戴孫取彰德明年取濮東平又明年大師攻益都凡公之功所在皆為諸道之冠庚寅四月朝於牛心之帳殿天子賜之坐宴享終日上歡甚錫公金虎符寵以不名又數數目公顧謂侍臣言若嚴公者真福人矣又四年朝於和林城授東平路行軍萬戶偏裨賜金符者八人初公之所統有全魏有十分齊之三魯之九及是畫境之制行公之地於魏則別大名又別為彰德齊與魯則復以德兖濟單歸於我丁酉九月詔書命

公毋出征伐當是時公以百城長東諸侯者十五年矣始於披荆棘扞豺虎敝衣糲食暴露風日挈溝壑轉徙之民而置之袵席之上以勸耕稼以豐委積公帑所積盡於交聘燕享祭祀賓客之奉而未嘗私貯之辟置俊良汰逐貪墨頤指所及竭蹶奉命不三四年由武城而南新泰而西行於野則知其為樂歲出於塗則知其為善俗觀於政則知其為太平官府而公之心力亦已盡矣上亦雅知公不便鞍馬念其功而憫其勞視之猶家

人父子欲使之生享康寧壽考之福故聖意優卹如此公病風痺久人有勸迎良醫者笑曰人豈不死耶得無疾痛以没足矣以庚子四月巳亥春秋五十有九薨於私第之正寢是夕大星殞於縣界人以為公歿之應五月壬申舉公之柩窆於鵲里之新塋禮也公既握兵柄專生殺時年巳長經涉世故久乃更折節自厲間亦延致儒士道古今成敗至前人良法美意所以仁民愛物者輙欣然慕之故雖起行伍間嚴厲不可犯至於仁心

為質者亦要其終而後見也彰德既下又破水栅郡王怒其反復驅老幼數萬欲屠之公解之曰此國家舊民吾兵力不能支為所脅從果何罪耶王從公言釋不誅繼破濮州復有水栅之議公為言百姓未嘗敵我豈可與兵人併戮之不若留之農種以給芻秣濮人免者又數萬其後於曹於定陶於楚丘於上黨葢未有不然者大兵由武休出襄鄧公時在徐邳間以為河南破屠戮必多我當載金繒往贖之且約束諸將毋敢妄殺有所

鹵獲必使之骨肉完保靈壁一縣當廢者五萬人公所
以救之者百方兵人既素服公言重爲資幣所誘故皆
全濟中有求還鄉里者悉縱遣之是冬大饑生口之北
渡者多餓死又藏亡法嚴有犯者保社皆從坐之逋亡
纍纍無所於託僵尸爲之蔽野公命作糜粥盛置道旁
人得恣食之所活又不知幾何人矣初公之部曲有亡
歸盃都者數十人盃都破皆獲之人以爲必殺而公一
切不問王義深義斌之别將聞義斌敗將奔河南凡公

族屬之在東平者皆為所害河南破公獲義深妻子厚為賙䘏之且護送還鄉里終不以舊事為嫌其能人之所難能者又如此東州既為樂土四外之人託公以為命者相踵也公為之合散亡業單貧舉喪葬助婚嫁多求而不靳屢至而不厭肉骨之賜卵翼之恵日積而月累之盎有不可勝書者矣故聞訃之日遠近悲悼境内之人野哭巷祭旬月不能罷古之所謂愛如父母敬如神明者於公見之子男七人長忠貞金紫光禄大夫前

公卒次忠濟襲公職次忠嗣忠範忠傑忠裕忠祐姪一人忠輔女七人孫一人忠貞之子朗既葬之三月孤子忠濟等狀公之行以神道碑為請敢以智愚之所共知者論次之而繫之以銘銘曰

岱宗巖巖清濟洋洋仡彼嚴公尹兹東方維大國齊維魯所荒大安衰微元元講凶鋤耰棘矜迭為長雄遺黎惘然擿埴斯窮公乘其時奮從兵戎心為著龜徃迓大同挾右太行以入王封人瞻者烏我龍之從儷景同翻

鬱為雷風乾端坤倪一廓屯蒙奔走先後莫予敢侮莫予敢侮惟公之武乃錫金虎民汝予撫民惟天民惟公受之有内之溝職公捄之大布我衣大帛我冠斜傾我扶罅漏我完爾有瘡罷我遑我安金革之威肅於凜秋化而陽春悴槁和柔祥風愉愉協氣油油河潤之溥曁於他州民拜公賜有憂斯禱祝公壽考為國元老如山如河受福則遐齊政方報魯婦已髽布宣王靈緊公是賴愛養基本緊公是戴巨室喬木式瞻誰在相彼邦民古無遺愛

有開必先惟公之功寵以不名公名之崇巍巍堂堂哀榮始終誰其配之錢氏孝忠荏平之原龜石穹窿勒我銘詩以對景鍾

東平行臺嚴公祠堂碑銘有序

山東重地所在天下莫與為比杜牧以為王者不得之則不可以王伯者不得之則不可以伯古之山東今河朔燕趙魏是以就三鎮較之魏嘗制燕趙之生死而懸河南之重輕故又重焉方天兵南下海宇震蕩雷霆迅

擊無不糜滅燕城既開朔南分裂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公擁上流握勁鋒審大命之去就一羣疑之同異乃以庚辰春籍所統彰德大名磁洺恩博滑濬等州戶三十萬獻之太師之行臺形勢既强基本斯固國家所以無傳檄之勞亡鏃之費而成包舉六合之功者公之力為多昔淮陰襲歷下軍盡有齊地高祖因之以成帝業耿弇攻祝阿竇融合五郡兵先武因之以集大統以公方之尚無愧焉好問客公幕下久故能知公所以得

民者益公資禀沉毅威望素著且嚴於軍律少所寛貸見者流汗奪氣莫敢仰視中歲之後乃能以仁民愛物為懷郡王兵破相下之水栅繼破曹濮怒其翻覆莫可保全欲盡坑之公百方營救得請而後已兵出荆襄公自邳徐赴之謂所親言河南受兵殺戮必多當載金帛以贖之靈壁降民方假息待命公餽主兵者下逮卒伍亦霑膏潤一縣老幼皆被更生之賜且縱遣之計前後所活無慮十數萬人生口北渡無從得食糜粥所救者

尚不論也畫境之後創罷之人新去湯火獨恃公為司命公為之闢田野完保聚所至延見父老刋飭子弟教以農里之言而勉之孝弟之本懇切至到如家人父子初不以侯牧自居官使善良汰逐貪墨貸逋賦以寛流亡假閒田以業單貧節浮費以豐委積抑游末以厚風俗至於排難解紛周急繼困收恤孤嫠佽助葬祭蕆粟易於水火冰霜化而紈袴人出強勉我則樂為故竟謝之日境内之人號泣相弔自謂一日不可復活非策慮

愊億洞見物情權剛柔之中持操縱之術始以重典立
威終以仁心為質者能如是乎壬子孟冬公之嗣子某
走書幣及好問於鎮陽書謂好問言先公功著興王之
初名出勲臣之右虎符龍節長魏齊魯五十城者踰二
十年官有善政政有遺愛敬者比之神明報之欲其長
久某猥嗣世爵大懼弗克奉揚先德輙與叅佐部曲士
庶耆壽同力一志作為新廟以致礿祠烝嘗之敬宜有
文辭昭示永久惟吾子惠顧之好問以為祠祭之為大

事尚矣以勞以功三代不易之道若欒布之立社甄子然宋登之配食後世亦有以義起之者蜀人祭忠武侯於道陌而博士拜章王珪通貴不營私廟而法官劾奏禮固不可以變古而亦貴於洽人之情況乎時則綿蕝未遑人則焄蒿將見如公之廟貌獨不可以義起乎祀典廢於一時公議存乎千載異時有援表忠觀故事言於朝者尚有考焉好問既述公之事又系之以詩使歌以祀公其詩曰

天造草昧福有幾風雲感會神與期乾龍用九方奮飛

潛蛟豈得留汙池王伯之柄魏所持金城千里山四維

公籍盈數數有畸燕趙廓廓無藩籬六合遂入天戈麾

猶之歷下開漢基楚破竹耳將安歸天官葵功絶等夷

介三大藩畫郊圻大帛之冠大布衣煌煌德星出虛危

扶傷合散傾復支民恃保障輕繭絲年穀屢豐物不疵

諸侯代興公維師誰謂華嵩可齊而武公司徒屈於斯

眉壽保魯止於斯昔歌且舞今涕洏人疇依乎遽奪之

甘棠之蔭公之祠麗牲有碑碑有詩戰功曰多民政慈尸而祝之寧我私公福我分無已時子孫衆民其世思

順天萬戶張公勳德第二碑

歲辛亥冬行軍千戶賈侯輔持順天路軍民萬戶張公勳德碑見示謂僕言此內翰濟南王君從之之辭也蓋自板蕩以來我公為吾州披荊棘立城市完保聚闢田野復官府舉典制摧伏彊梗拊存單弱使暴骸之場重為樂國其有德於州之人為甚厚如輔不敏亦得稟授

成算自竭微效猥先叅佐紆佩金紫圖所以報謝者不
忘食息頃而迄無萬分之補姑取境内士庶耆壽偏裨
部曲之意就公所以成顯顯焉在人耳目者著之金石
以昭示永久王君偉公之功而有取於吾屬之誠且一
故樂為道之凡我公率族屬保壁障由西山之東流堝
以功令興定至節度雄州從經畧使苗公道潤及賈瑀
賊殺道潤公殺瑀復讎散其餘黨戊寅之秋策名天朝
以功加榮禄大夫帥河北東西路以寳書錫命自千戶

陞萬户佩金虎符順天别為一道者亦既載之矣惟是碑之立將二十年而公之勲伐積累日盛而皆王君不之見者區區之意大為慊然考之古人初令一邑進而守一州始將千人終至於統百萬衆若惠政若戰多其見之襃述者不一而足故有大書特書屢書之語朝論以為美談史臣資其實録珪爵旂常鼎鍾竹帛於是乎張本有如我公炳河山之靈會龍興之運開拓疆守為國虎臣治民㳂官威惠並舉而英聲茂實百不宜一其

於褒讚之義得無未盡乎今屬筆於子辛以第二碑實
之僕以不腆之文不足以俎豆於王君之後辭不敢當
而賈侯請益堅度不可以終辭乃勉為次第之初公之
下東流軍蒲城也蒲城小而缺且無禦備帳下纔數百
人恒山公武仙會鎮定深冀步卒一萬騎五百來攻公
以老幼婦女乘城率壯士出戰敵不能勝然未退也後
數日公策其老且怠遣人假為輜重聲言救兵至自西
山曳柴揚塵鼓譟其後仙軍果驚潰公追擊之遺尸數

十里是歲六月軍市川帥牛顯結髙陽公張甫河間公
中格等軍數萬來攻公登城拒戰為流矢所中敵大呼
曰射中張某矣公不為動開門出戰甫中格皆敗走由
是祁陽曲陽皷城諸將帥降者二十餘城易州守盧應
御下卞急吏卒每欲為變畏公不敢發公北覲次於宣
德羣不逞乃環應第攻之應挺身而逸妻子皆為所鹵
復大掠於州遂據西山之馬頭砦公聞之即棄輜重而
南問之路人得賊要害曰六門堂者遣部曲任德等潛

執守者而反據之故賊不之覺公先約德軍曰我砦下舉火爾即發聲乃率卒至砦下數賊以叛逆且諭之曰能以盧應家屬來降者當貸爾命不然無遺類矣賊且笑且罵曰盧應妻子非白金三千兩不可得乃欲降我乎公怒呼之曰吾問爾三不從則攻爾矣問之者三竟不應乃舉火攻之德等如約轉石擊砦中賊大驚以為從天而下窘無所逃束手就縛公歸應妻子諸賊悉竄殺之緣山反側鹿兒和和美女擔車堵牆百鋒東西五

峯苑家西水姑姑塌紅花谷閃堂水谷白虹白家野貍諸砦望風降附及武仙以兵來犯公與之戰一月凡十七勝每勝必斬馘千餘級於是公之威名震河朔矣丁亥之春以蒲城隘狹移軍順天順天焚毀之後為空城者十五年矣公置行幕荒檝中日以營建為事繼得計議官毛居節共為經度民居官府截然一新遂引鷄距一畆二泉穴城而入為亭榭為池臺方山陽則無蒸鬱之酷比歷下則無卑濕之患此州遂為燕南一大都會

無復塞垣之舊矣京城之役守者屢出接戰我軍不能前一日公被重鎧躍馬横戈而出大呼謂諸帥言公輩平時陵轢同列以驍果自名乃今畜縮不進虧喪聲實氣岸果安在能從我即同入陣不然爾後當尊事我勿復故態為也諸帥無應者公即馳入陣中呼聲所及無不披靡出入數四而氣益壯歸德之役城中兵夜斫營並堤而進其鋒甚鋭北面守者不戰而走多溺水死西北一軍俄亦奔潰公命軍士繫舟南岸示無還意因諭

之曰我輩得舟亦不得濟濟亦不能免惟有決死而已衆心乃定命一卒執幟立堤上諸軍隱堤自蔽待敵下舟即力卷之敵果不敢下公命軍士先渡將校次之公殿其後竟不失一卒而還汝南之役宋人聽節制我欲決柴潭城中兵陣於南門外決死戰宋兵瞻望不進公率步卒二十餘涉水入陣左右盪決莫有當其鋒者諸軍壯之徐州之役攻久不下宋人出戰大帥岱齊令曰田四帥先入不能則張公繼之又不能則我當往既而

田不克入公帥死士五十人逆擊之戰於分水樓下敵退走公追及于門俘獲數人明日急攻西南隅城既隳缺敵以重扉覆之攻者不能上公募死士衆城擁一卒起推置扉之上城隨陷論功第一邳州之役諸軍築壘環其外城中危迫潰圍而出望見公旗幟即犯别帥軍公率兵救之敵不能出又犯别一軍公復救之敵竟敗而諸軍亦賴之以全棗陽之役公奪傳城軍壘二又奪外城據之城中人啓南門出諸軍為木栅禦之公繞出

其後敵大潰衆十餘萬多溺濠水餘軍西走復為史侯所襲而公横盪之皇太子壯其勇而惜其材傳呼止之而公戰愈力追宋兵盡乃已郢州之役城陷州人奪西門出走前即漢水公乘勝擁之溺水者如山崗然曹武之役公將度九里關或言關路險惡宋必設伏不若俟大軍與之偕進公曰出其不意可以得志若止而不進為彼所先建瓴之下吾得其便乎乃率二十騎直前果得關宋兵覺由西山之間翼而下我軍方休息不虞敵

至士皆輕衣無鎧仗猝為所圍皆倉皇失措公單騎馳突潰圍而出宋軍不敢迫遂屯曹武北之長封嶺結陣而居戰守不易緣山保聚皆攻下之連破瀕江諸二十餘所秋八月攻洪山與宋大軍遇自旦至暮宋軍潰斬統制官十三人脫走者纔一人耳光州之役大帥令公取敵壘以公喜深入戒勿親往而公輙親往壘既下明日而城降黃州之役道出三山寨寨高險不可上公率衆攻戰方交公引數卒潛視要害處即引還夜四鼓起

黎明至寨下會天大霧咫尺不相辨公曰此天也即取昨所視路發石伐木横戈而先之敵殊死鬭公奮擊之賊虜數萬自相踐蹂墜崖谷而死者不勝計遂攻黄州州之西有大湖曰張大與江通流公攻下之得戰艦萬艘選什之一順流而下循江接戰十日乃至城下營於西北隅有乘小舟來覘公策之曰此必欲伺吾隙來攻耳乃分軍為三一並江路為偵伺一伏亦壁下公自將一軍陣而待是夜宋果水陸並進公遮擊之宋軍不得

前會我軍合並攻之不戰而潰往往溺水死生獲者尚數百人州東門禦備甚堅矢石如雨諸軍為之少却大帥命公取之公被重鎧率死士三十餘輩奮戈而入守者為之奪氣宋人請和乃班師還及淮水南岸有保聚曰張家砦軍民十萬餘諸帥議立砲攻之公曰不必爾獨率一軍攻之顧眄之頃守卒崩潰諸將懾伏皆自謂不及也滁州之役公至自北觀從二百人而南時廬泗盱眙安豐濠州之間皆宋重兵所宿斥候旁午屯戍相

望有以四千騎欵退者或勸公無行公不之顧且戰且前一日獨騎入一保聚值敵兵二千餘人環射之矢著鎧如蝟公馳突回旋每射輙中敵不能近良久從兵至合擊之敵人殲焉遂會滁之兵時大帥以城久不拔議解圍公前請曰某起身細微猥蒙寵遇擢任非次顧何功以堪之況新被異恩圖報無所知大軍在此故轉戰來會誠不能奮力於諸君之後遽爾北歸將不與初心相違背乎請身率士卒以決一戰雖死不恨也帥義而

從之公馳入圍中激石中其鼻大帥謂公不能戰合軍
繼之公果創躍馬而出帥止之不顧率鋭卒先登城遂
拔自大河放而南杞為中潬東連淮海浩瀚無際國朝
方有事南鄙彼爭利舟楫間殆無寧歲朝議以杞為上
流不以大將鎮守之則一葦所航河不能廣矣公以甲
辰歲被朝命節制河南路軍馬因地之形殺水之勢築
為連城分戍戰卒衝要既固姦謀坐屈艟艨有橫截之
阻而走舸無奔軼之便北安濮鄆西固梁豫公之力為

多初大軍還自滁宋境連歲被兵民物蕭條耕稼俱廢我軍為因糧之計初不以餽餉自資比軍還間闊千里道殣狼籍公一軍先事為備故獨無饑色許鄭之間亦有儲蓄雖他帥軍亦被贍給焉軍興以來賈人出子錢致求贏餘歲有倍稱之積如羊出羔今年而二明年而四又明年而八至十年則累而千調度之來急於星火必假貸以輸之債家執券日夕取償至於賣田業鬻妻子有不能給者公哀而憐之與真定史侯論列上前乞

債家取贏一本息而止聖度寛明隨賜開允德音四布
海隅欣幸初伊喇中格張甫牛顯皆嘗與公為敵既殁
其妻子流離無所於託公求得之皆厚為存邺顯長子
國祥以材具署為郡守次黒子為大官所俘公賂以金
繒僅乃得歸仍歳有白金之輸自餘完復離散婚嫁孤
幼周急繼困扶病助喪者日月不絶葢不可以十百計
也人徒知公席百勝之功以取顯面之貴威望崇重見
者起立拜揖或周章失次而不知冦敘畧平之後日與

文儒考論今古見仁民愛物之事輒欣然慕之恩拊吏民恒若不及雖笞罰之細亦未嘗妄加所謂仁心為質要其終而後見者也僕老經生耳何足以知兵以公之故嘗妄論之天地一氣也萬物一體也同仁一視宜莫三代聖人者若也今見之於書則曰天吏逸德火炎崑崗又曰前逵倒戈血流漂杵信斯言也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而可乎三代以來將兵者何啻千萬人孰不欲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曠然為仁義之舉然而百姓按

堵獨稱忠武侯市不易肆獨稱李良器其餘豈皆樂戰嗜殺執凶器而履危道得已而不已乎抑所遭之時有同有不同也僕既件右公之事且系之以詩使并刻之其詩曰

朔方幽都燕曰北門土風厚完海山雄吞戰國荊高義烈言言鬱摧行歌風流猶存維清河公殆車騎諸孫軀幹中人勇則孟賁大安失邦南渡崩奔公來其時萬夫櫜鞬乾龍天飛霆裂厚坤有盤者螭儷景同翻天子倚

公宣力四方虎節麟符以長戎行太行西東在所寇攘盜販黠驁自爲侯王妖狐夜號平民晝藏千里蕭條道殣相望翩翩一軍誅鋤暴彊指以神鋒孰我敢當扇靈風之威訶禁不祥曽是冰天化而春陽王旅嘽嘽頻歲江濆於光於黄棘陽壽春公不以大帥自居而矢石必親出入行間勇氣益振每戰而輒得志古難其人公殿南藩淮海與隣中渾新城矗若長雲吴兒艟艨暮夜潛軍有扼其吭去如驚麏望見鼓旗謂公江神徐方既平

荆楚既同覲於王庭三接日隆何以錫之琱戈彤弓何以命之侯國世封臣拜稽首天子之功臣力方剛臣報未終教子若孫惟孝與忠布宣王靈地天無窮伐石西山刻詩頌公千年此碑當配景鍾

龍虎衛上將軍耶律公墓誌銘

公諱思忠字天祐以小字善才行遼太祖長子東丹王之八世孫曽大父納喇贈定遠大將軍大父裕嚕隱德不仕考履章宗明昌初拜尚書右丞生三子公其仲也

弱冠以宰相子引見補東上閤門祗候泰和四年終更調衡水令蘭州軍士判官入為西山閤門簽事大安二年改太子典儀轉裁造署令扈從宣宗南渡以勞授儀鸞局使俄遷太府少監兼直西上閤門尚食局使貞祐三年出為同知昌武軍節度使事改章化軍歷嵩裕息延四州刺史同知鳳翔府事中京副留守同知歸德府事北兵襲荊襄京師戒嚴詔公以都水監使充鎮撫軍民都彈壓壬辰二月公之季弟今中書令楚才奉旨理

索公北歸召見隆德殿公再拜乞留死汴梁哀宗幸和

議可成贈金幣固遣之君臣相視泣下竟以某月十有

七日自投於内東城濠中水而歿時年六十有一上聞

之震悼贈工部尚書龍虎衛上將軍夫人郭氏先公卒

子男一人曰鈞仕為尚書省譯史女二人嫁士族男孫

三人寧壽昌壽德壽女孫一人皆尚幼公資雅重讀書

知義理遇事明敏雖老姦不能遁其情從仕四十年未

嘗有笞贖之玷其畏慎如此死之日朝賢多嗟惜之孤

子鈞以某年月日奉公之柩葬於義州弘政縣東南鄉之先塋以好問於公有一日之雅百拜請銘故略為次第之其銘曰

其賦材也博以通其植志也敬以恭安靜以養民敏給以赴功斯是以為賢或生長見聞者之所同至於憂國愛君存亡始終裴回故鄉而不忍訣則藹然有古人之風

遺山集卷二十六